

香港文學叢書

陶然中短篇小說選

香港作家出版社



港文學叢書

陶然著

陶然中短篇小說選

香港作家出版社

陶然中短篇小說選

《香港文學叢書》

作 者： 陶 然

出版社： 香港作家出版社

社 長： 犁 青

總編輯： 潘銘燊

執行編輯： 王 鐸

封面設計： 陳修明

發行者： 香港作家出版社

地 址： 香港灣仔道一八八號

廣生行大廈 C 座 6 字樓 N 室

電話／傳真 二八九一三四四三

印 刷： 開益出版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 香港葵涌華星街八至十二號

華達工業中心 A 座八樓十五室

電話 二四二八三五二三

傳真 二四八七五二四五

初 版： 一九九七年四月

國際書號： ISBN 962-8115-09-X

定 價： 港幣六十五元

總序

曾敏之

香港正進入一個歷史新時期。香港「九七」回歸祖國在望。

香港作家聯會成立於一九八八年，迄今已歷九載，這是緊隨香港的歷史發展而壯大起來的。

顧名思義，香港作家聯會當然是作家的集體組織，是以致力於推動香港文學發展為宗旨的。時代的烙印，歷史的記載，都說明香港文學是中國文學總體的構成部份，是中國文學主流中的支流。因此，立足於香港的作家，從默默耕耘中體現了他們所受中國文學優秀傳統的影響，也對中西文化交流有認識，在創作過程中是有所表現的。

由於適應香港歷史發展的要求，也適應香港作聯這個集體在創作上的需要，特成立香港作家出版社並策劃出版《香港文學叢書》。其中有些選集將以大陸簡體漢字版和香港繁體漢字版分別出版。並將按實際能力，爭取第一輯、第二輯……陸續出下去。出版這套書系，用意在於——

為記錄作家走過的歷史，創作道路，共謀切磋進步；

為推動香港文學的發展，盡其應盡的微力；

為關注、研究香港文學、海外華文文學方面提供一點「庫存資料」。

至於能否以文學作品有助於對香港社會的認識，就由讀者評斷了。

一九九七年三月於香港

小傳

我首次投稿將短篇小說《冬夜》和散文《雪》分別寄給香港《周末報》和《海洋文藝》，那是在一九七四年的春天吧。

從那一天起，我便開始了焦急的期待。筆早在我的書桌上擱淺，一直到短篇與散文居然都給刊了出來，雖然原題也都給編者改動了，但心中的快樂卻沒有減退半分。

我知道自己並不是一個很有毅力的人，假如這首次投稿失敗，我恐怕不會再繼續寫下去，那倒並不是因為知道寫作的路在香港不容易走，只是我會很快承認，自己沒有這方面的才能。

但即使走到今天這樣的地步，也並不證明我有文學創作上的才能，只是因為考大學以第一志願考上北京師範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對於文學自然有一種愛好，而且，學的是文學，又沒有其他本事，不學寫作又能做甚麼？

也許還應該回溯到我的少年時代。

我出生於印度尼西亞萬隆市，身分證上的名字是：涂乃賢。原籍廣東蕉嶺，但我卻從來沒有回過鄉下。在我僑居異國的兒童與少年時代，香港、台灣和中國大陸出版的中文書籍在當地相當普遍，連環畫冊和中國古典小說便成了我的精神食糧。也許後來進的是文學系，其實並不偶然？

一九六〇年三月，我離開萬隆，到北京讀書。那時，北京公映許多外國影片，而我自己又特別愛看電影，所以，在那期間看了不少，尤其是看了一些以文學名著改編的電影之後，便不免與原著拿來做比較。但是，我卻從來不曾有系統、有計劃地讀書，即使上了大學，課堂上教的未必是自己喜歡的，而在

課餘，也是在圖書館隨手一抓，抓到一本算一本，看完了也就完了。

讀中外作品最多的時期，應該是文革中當「逍遙派」那段。因為一個偶然的機會，得以常去北京琉璃廠中國書店的書庫，購買一些當時社會上已遭禁止的文學書籍，因為整天無所事事，倒也讀得相當投入，甚至摘抄過一些自己認為精彩的段落。那時那樣做，自然與寫作無關，只不過是打發時間的一個辦法而已。可惜這些手抄本後來因幾經搬遷而不知所終，它們到底在我腦海裏留下多少印象？我也說不清楚了。

一九七三年九月我從北京移居香港。

已出版長篇小說、短篇小說集、散文集、散文詩集共十九部。現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香港作家聯會理事、《香港作家報》（月刊）總編輯，均為業餘。現任香港中國旅遊出版社及其轄下的《中國旅遊》畫報副總編輯，全職工作。

曾應邀擔任香港市政局一九九二年度和一九九四年度中文文學創作獎散文組評審委員。

自序

記得在一九八七年，應海天出版社之約，曾經編過一本中短篇小說自選集《蜜月》，並且在一九八九年出版了。編選時的那種惶惑，至今仍記憶猶新；即使收到樣書時，心湖也泛起過一陣歡樂的浪花，但翻了一翻，終於也未能從頭到尾地再看一遍。

那種難以言說的感受，源於對自身創作狀態的不滿。所謂「自選」，其實幾乎選無可選，應該說，那只不過是前一個時期我的小說的小結罷了。

也許正由於這種心態，從那以後，除了編者約稿之外，我的小說竟很少在自發的情況下完成。

當然，這也並不等於沒有主動投入的時候；其中兩部在《星島晚報·星象》上連載的長篇小說《醉情行》（出單行本時改名為《與你同行》）和《一樣的天空》，便是我多年來一直想寫的小說。而收入本書的中篇《天外歌聲哼出的淚滴》和《走出迷牆》，也是在內心積蓄了一段時間之後，由於各種機緣巧合而令我產生動筆慾望。我對於這種偶發的狀態，有一種奇異的親切之情。值得一提的是，《走出迷牆》寫至最後一節時，忽接通知，《星島晚報》副刊即將改版，這個中篇小說也必須「急轉彎」把它結東掉。這當然也是一種無奈。幸好這回出書，有機會讓我重寫結尾部份，終於恢復了我原本的構想。

內心深處也自然有些矛盾，明知大狗小狗各有各的叫法，我難免仍有力不從心的無奈感。每當審視自己的小說創作，往往也就欲說還休了。

或許這也是眼高手低的表現。

不過，好好壞壞既然是一個客觀存在，那就只好面對公眾，任人評說了。一個人如果能夠聽到好話

並不忘形，受到劣評也不頹喪，那應該說已經達到一定境界；但我自知只是一個俗人，也就不免有一顆世俗的心。

但我必須明白自己該處的位置。

偏愛好話之外，對於各種批評，可能因為角度與理解上的差異，未必能夠照單全收，但我始終懷着感激之情；假如人家不是關注我的創作，那又何必浪費時間多費唇舌和筆墨？！

想到寫作的路途漫漫，在着手編選這本中短篇小說選集的時候，我便不再那樣過於浮躁了。但是，當我回望這二十多年來所寫的小說，還是不禁有一片茫然之感，要從中選出這一本，真是談何容易！於是試着挑選寫法不盡相同的幾類，組成一種個人的「景觀」，它至少也可以展示我這些年來在寫作道路上的足跡。

在我的心目中，各種寫作流派都不拒絕，特別希望能夠從各種不同的小說中吸取養份；只是因為才力所限，思路又不夠開闊，那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我想，小說的故事框架可以現實也可以虛幻，甚至並不重情節不講究前因後果，能夠反映重大人生當然很好，但只求在片斷中以現代的節奏挖掘人性，或者表現一種現代的感覺，也未嘗不可成就一篇好小說。這當然也是我自說自話，不必擔心貽笑大方。

在純文學作品生存艱難的今天，居然有機會出版這樣一本書，我該說甚麼好呢？感謝的話未免太過平常，一切也就盡在不言中了。

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六日。

一九九六年十月二十二日，修訂於港島東。

目 錄

1 / 總序 / 曾敏之

2 / 小傳

4 / 自序

中篇小說

3 / 走出迷牆

72 / 天外歌聲哼出的淚滴

138 / 天平

短篇小說

169 / 窺

177 / 視角

185 / 旋轉舞台

192 / 網

198 / 碧玉巖

332	330	322	317	313	309	302	294	286	278	271	263	255	251	244	236	225	214	206
／評論資料索引	／著作目錄	／化身	／砍	／主權轉移	／身分確認	／再見傾情	／龍吐珠	／推	／海的子民	／夜海	／元老	／焦點	／競爭	／一萬元	／平安夜	／傾斜	／緣	／蜜月

中 篇 小 說

原书空白页

走出迷牆

1

走出那座商業大廈，抬頭便見到一方天空，混濁得看不見白雲。暮春的陽光已經帶着一絲暖洋洋的意味，卻分不出昨天與今天到底有甚麼不同。

又是一次午飯時間。

趙承天在心中輕輕地嘆了一口氣。這日子，便是如此這般像流水一樣逝去麼？

中午時分，所有吃飯的地方，全都擠滿了男男女女。可憐的上班族呀，或許每天辛辛苦苦地爭鬥，為的就是這餐飯？但即使是這餐飯，也都不可能吃得從從容容。

很多時候，他都在快餐店解決。運氣好的時候，也會搶到座位，剛剛吁了一口氣，低下頭來吃了兩口，旁邊立刻便會有人立着恭候，令他焦躁不安。那人不但虎視眈眈，甚至還不斷地晃動，分明在提醒他：這裏有人候補。他便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加快速度，三扒兩撥便吃完，讓位。

也只不過是填飽肚子罷了，這樣的午餐，常常食而不知其味。那個時候，玲瑩總是說他……一個大男人，只吃一碗飯，行不行呀你？

是一種愛憐的語氣。

他笑了一笑，中午吃那麼飽幹甚麼？吃得太飽了，飯氣攻心，下午很睏，沒法工作。

玲瑩撇了撇嘴唇，就你對老闆這麼忠心！其實何必那麼認真？對付着算了，小心自己的身體。

他摸了摸她的頭髮，嘆了一口氣，你呀你呀，甚麼時候才會變得成熟一點？

他也不喜歡鄒老闆，因為鄒老闆對下屬太苛刻，甚至連周末中午，見到有人下班了，他也從辦公室的這一頭走到那一頭，皮鞋敲在地板上，「卡卡」直響，嘴上還拉着長音調說：怎麼都下班了？是不是西線無戰事了？

他很想搭上一句：周末下午不用上班，是法定的。但話到嘴邊，又嚥了回去。他不想在這樣一個跟自己無關的問題上頂撞老闆，反正他每個周末下午也都在辦公室裏。

但玲瑩卻表示大惑不解：你這樣寵着他幹嗎？他又不會因此而加你的工資！

他知道她的潛台詞是，周末下午時間寶貴，這麼一來，豈不是想去逛一逛赤柱也不行了？

反正也不是整個下午，過了三點鐘，便是天空任鳥飛……

玲瑩斜了他一眼，人家還放星期六呢！就我們這裏這麼囉嗦！

他笑。不要跟人家比，這個周末下午，還是爭取來的，說要告到勞工處，才勉強放的。

那有甚麼用？放了，也不能堂堂正正下班。我都不明白，到底有甚麼班好加？我說呀，需要每天加班的人，恐怕都是沒有能耐的，有甚麼理由工作都做不完？

他忙說，算了算了，你能力強，行了吧？

要是我當老闆，她憤憤地說，非得把那些加班加得最兇的人炒了不可！

好了好了，到了那個時候，你來個大整頓，出現一個白玲瑩時代，好不好？

玲瑩回眸一笑。不是沒有可能。我知道你不會相信，但世事沒有絕對。

他知道她的魄力。還有她的運氣。我甚麼時候說過不相信了？到了那個時候，你怎麼處置我？你？她瞟了他一眼，你想我怎麼處置你？

做你的「高參」吧！我也不要甚麼頭銜，有一碗飯吃，有你的關照，那就很好了。你的要求就這麼簡單？從實招來！

他聳了聳肩膀，簡單是福。

頓了一頓，他涎着臉說，如果可以的話，將來在你的辦公套間裏放一張牀……她打了一下他的肩膀，喂喂，就你想得邪！

不是邪，而是訴真情。是有點厚臉皮，不過我說的是真話，不想矯飾。

她嘆了一口氣，做人有時也要幻想一下，鬆弛自己，不然的話，還怎麼活？活着本來就不容易，隨遇而安罷了。

那個時候，他只是朦朦朧朧地感覺到她終究必非池中物，但卻也並沒有特別肯定。

假如我早就看出她終有飛黃騰達的一天，那豈不是當時的一切情愛也都蒙上功利的色彩了？

他是主任，她是他的副手。他雖然沒有俯視她，但也不必仰視她。

最舒心的感覺，便是彼此平視，在那剎那間擦出溫熱的火花。

他明明記得，玲瑩剛來的時候，一臉笑嘻嘻的樣子，顯得特別純真。她軟軟地伸出手來，我叫白玲瑩，初來乍到，多多指教……

老闆在旁邊插嘴，你們以後好好合作。

他覺得玲瑩望過來的眼光，有如迷失在茫茫四野的孩子的求助一樣，在電光火石間，便勾起了他埋藏在心底的柔情，像春回大地之際青草蠕動着冒出地面一樣。

嘩！一個大男人……玲瑩後來說。

鐵漢也有柔情，雖然我還稱不上鐵漢。

你不是鐵漢，你是猛男。

安慰獎啦，分明，你這是！

你這人就是不識好歹，明明捧你，你也不領情。良心都給狗吃掉了呀你！

伶牙俐齒，我說不過你。

你看你看，沒理了不是？說不過人就要賴。

他笑了笑，舉起雙手做了個投降狀。

但那個時候，玲瑩一味地滿臉笑容。那是一種總會令男人興起保護弱小的英雄氣概的笑容，只要她願意，承天願意立刻充當騎士，帶着她去風風火火闖遍天下，或者瀟瀟灑灑浪迹天涯。

我總得護衛你護衛得周全，他的聲音顫抖了。

她偎了過來，靠在他身邊，好像藤纏樹。有你這句話，我白玲瑩這一輩子也就值了！

為柔情萬種的感覺籠罩，那夜色多麼好……

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熱吻過後重返現實，明明置身維多利亞公園。隔着樹蔭，他望見那家酒店一扇扇窗戶暈黃的燈光。

最好現在就有一張柔軟的牀，他醉意朦朧地說。

玲瑩「咕」的一聲笑了出來，你真會想像……

把這草地想像成大牀，那也可以。只不過太多逡巡的目光，在暗夜中老狼似的灼灼逼人而來。我說的是你我兩人世界，把一切東西都隔絕在門外。

玲瑩嘆了一口氣，那麼多溫馨的窗口，為甚麼就沒有一個是屬於我們倆？

他啞然，無言以對。

能夠並肩躺在這鋪於草地的塑料布上，已經是難得的夜晚了；但他不能這樣對她說。

而她已经翻身壓在他身上，瘋狂地吸吮着他的嘴唇，然後又滾到一邊，仰面望着夜空出神。

這時，月亮穿過雲層，他看到那柔和的光線一會兒明一會兒暗地滑過她的那張俏臉，好像有甚麼千軍萬馬在無聲無息地秘密調動一樣，他心裏也不知不覺引起一陣莫名的騷動，有一種不好的預感蔓延而來。

甚麼事？靜默了好一會，他終於開口。

他明天會來香港。

承天立刻明白，她丈夫要從台灣來。

他酸溜溜地說，小別勝新婚，啊？

正慢慢轉向中天的月亮，驀地鑽進一團雲塊裏，夜空黯然失色。風起雲湧，是不是澎湃心潮的反映？但他只是仰面躺着，不敢觸及她的目光。

你要我怎麼辦？她幽幽地問了一句。

他其實也不知道他到底要她怎麼辦，只是脫口說了一句，你答應我，不要跟他上牀，至少明天不要。

話一出口，他也覺得這要求未免蠻橫，我有甚麼權利要求她這樣做？那是她丈夫呀，而我只不過是……

就算她答應了，該又怎麼去推搪她丈夫！小別勝新婚呀，天經地義。推卻？怎麼說得過去？

他剛想說，我這是酒後失言，你不要介意……

玲瑩已經出聲。